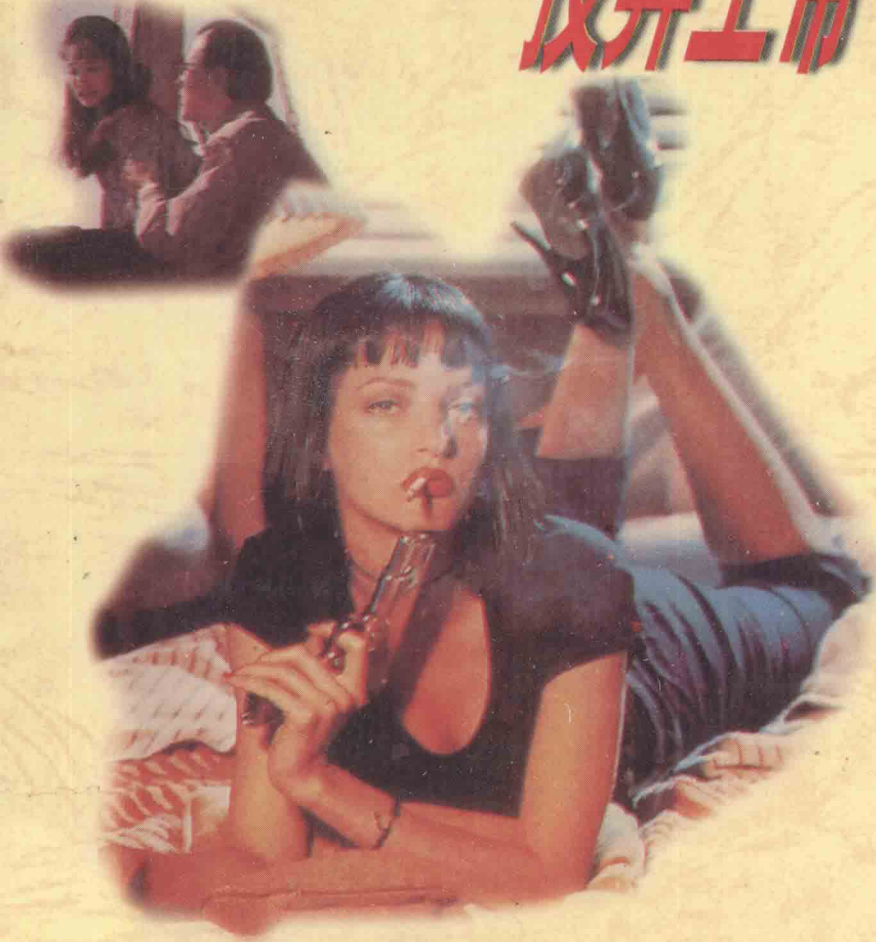


李蔚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投奔上帝



雪狼丛书

投奔上帝

李蔚

著

投奔上帝

李 薇 著

责任编辑:刘德来 王金亭

封面设计: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220000 字
辽北书刊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0000 册 定价:14.50 元

《投奔上帝》

一艘驶入公海的渔船，发生了一系列没有宗教、没有法律、没有性别的争斗。

对男人充满仇恨的妓女要将船上所有的男人杀掉，混血姑娘成为几个男人垂涎三尺的肉体面包；一个阴险毒辣的特工，企图用色情颠覆一个国家，丑态百出的人妖为一块面包去诱惑一个七十岁的老侨民；杂货店老板决心用一布袋的钞票换最后一次欢悦，惯用伎俩的官员，策划着一个个让人恶心的阴谋。

投奔上帝的旅途上，人，就是人。

目 录

第一章	逃亡者	1
	尤京生	1
	混血姑娘	11
	畸形夫妻	18
	“船长”和“大副”	24
	坦克兵	30
	最初印象	33
	异性相吸	41
第二章	凶险旅途	47
	大风暴	47
	孤岛上	67
	甲板上的圣母	78
	凶兆	82
第三章	孽海浮生	92
	怪诞思维	92
	怪诞人格	100
	怪诞行为	106
	怪诞欲望	111
	怪诞梦魇	116
	怪诞逻辑	122

	人 妖·····	128
第四章	奇案斑驳·····	137
	阴谋如灵感在瞬间产生·····	137
	复仇女神 ☉·····	150
	前案的剪接·····	157
	辉煌的瞬间·····	174
	血色的研究·····	182
	人妖之死·····	187
第五章	人性的杠杆·····	200
	隐形情侣·····	200
	关于香烟的哲学·····	212
	复仇女神 ☹·····	224
	残酷的宽恕·····	232
第六章	上帝作证·····	247
	世纪大押送·····	247
	人鼠之战·····	258
	死亡抓阄·····	265
	人血不是海水·····	279
	亚当和夏娃·····	296
	蓝鲸启示录·····	309

第一章 逃亡者

① 尤京生

北大荒的柞树林是金黄色的，满山都是坚硬扎人的枝条，树叶干燥得沙沙作响，只要划一根火柴就可以把一座大山点燃。脚下的沙土地已经上冻，天空飘着粉尘似的清雪。那是十月的季节，地里的活儿暂时告一段落，于是知青连就有时间闲下来“准备打仗”。指导员传达了首长的指示，说世界上每隔二十年就要爆发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和二战之间正好间隔二十年，二战后已经二十多年了，因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似乎就是这年秋天的事情。

他们的连队散布在山坡上的柞树林中，山坡下是开阔的康拜因收割过的黄豆地，黑色的未脱粒的豆垛均匀地堆放在大地上，像一座座地堡。连队没有枪，枪大概要等到战斗真正打响时才能发下来。他手里紧握一把铁锹，在为自己挖掩体，不知道的，会以为他们是一群掘墓工。他铲开冻土，往下挖着，挖出的沙土堆在掩体正面作为屏障。他挖了个一米多深的坑，跳进去，弓身趴在工事中，双眼透过柞树的枝叶朝山坡下瞭望，想象着他手里有一支冲锋枪或B—40反坦克炮。他感觉他们连队

守卫的山坡就是中国的大门，敌人的军队将从这里入侵中国，企图打开缺口向祖国的内地纵深推进。

敌人的坦克终于在他的视野中出现了，他看见大约有二十辆 T—62 型坦克横排成一线，每辆间隔约一百米，从不到一公里以外的黄豆地的垄沟边迅速向他们守卫的山坡逼近。坦克履带碾过收割后的黄豆地，冲毁黑色的豆垛，大地在身下颤抖着，烟尘浓雾般弥漫。坦克后面，出现了黑压压的步兵，钢盔在寒风中闪着冷光，潮水一样朝前推进。他听见枪声炒豆般响起来，在空旷的田野上密集却并不刺耳。坦克的炮口喷出一团白烟，紧接着柞树林中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沙石和断树被气浪掀上半空，然后铺天盖地砸下来。他看见身边有人爬出掩体，喊叫着向后逃窜，而他则扛着 B—40 反坦克炮，跳出掩体，迎着弹雨挺身而出。他不惧怕战争，也不惧怕死亡，他甚至渴望战争和死亡。那年他做为一个知青只有十八岁的年纪，他不知道人生在世除了通过流血和牺牲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外，活着还有什么事情可干。

他迎着弹雨挺身站在工事前，肩扛着 B—40 反坦克炮，对准一辆冲过来的坦克扣动了扳机。瞄准镜里强光一闪，坦克炮塔里随即冒出一团黑烟，黑烟里裹着一个火球，接着他听见弹药在坦克里面爆炸的巨响，那辆坦克随即燃烧成了一只火炉。突然，一梭子弹打中他的前胸，血流如注，他的身体像棵大树般朝后仰倒，倒进了掩体中。他想，应该把掩体挖得再深些，这样他牺牲时，掩体正好可以当做埋葬他的坟墓……

当尤京生在北大荒的柞树林中，眼巴巴地等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一场弹雨横飞，血流成河的战争正在一个离他十分遥远又很邻近的热带国家里进行着。那是一场真正的

战争，残酷而又持久。丛林中到处潜藏着流血和死亡，直升飞机尖利的啸叫从头顶掠过，机枪子弹急雨般扫射下来，整片丛林都在簌簌发抖。

这时候，他已不是那个手拿铁锹趴在掩体中幻想战争的知青了，他现在是丛林中一名手提 AK—47 型自动步枪的满身伤痕和硝烟的军人。这巨大的时空跨度奇迹般地在他身上一闪而过。有一次，一个美军准尉一脚踏进灌木丛中，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站在了他的面前。美军准尉的个头差不多和他一样高大，他们像两棵树似的面对面站着，距离近得双方都能从对方的瞳孔中看见自己那惊愕而又充满杀机的面容。刹那间，他们都愣着，似乎在考虑是伸出手去和对方握一下还是一枪将对方干掉。那个美军准尉大叫一声朝后跳开一步，同时扯动肩挎的美制 AP—15 型冲锋枪。但是他的动作比对方更快，他手里的 AK—47 型自动步枪的枪口几乎抵着美军准尉的肚子开了火。他看见那个家伙的身体被连发的子弹打得飞了起来，轻飘飘如一片树叶般朝灌木丛外仰倒。他看见他的一双海水般的蓝眼睛睁得老大，而且一直就这么大睁着。他手里提着枪口冒烟的自动步枪，呆呆地低头望着那双蓝眼睛。那眼中已经没有了惊愕和杀机，变得像天空一样纯净，这使他想到了生与死的差别。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生与死，罪恶与纯净，只不过隔着一秒钟的距离。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论是柞树林中那个充满渴望和幻想的十八岁知青，还是热带雨林中这个被血与火的战争磨炼得心如铁石的职业军人，这一切都远远地离他而去了。现在丛林中已没有了战争和硝烟，也没有了他的光荣和激情。现在，他潜伏在丛林中，不是为了战斗而是为了逃生，他已不是个战士而是个逃亡者。

他潜伏在这片浓密的丛林中，丛林胸毛般爬过缓坡向海边

延伸，散发着腐烂和潮湿的气息。落日融进海水中，如同烧红的铁块溅起无数的泡沫。泡沫冲上天空，化成黑色的雾气，潮水般在丛林中弥漫着。

丛林对面，是一片开阔的海滩，一座木屋海龟般趴在海滩上。木屋周围，长着几株棕榈树和椰子树。屋前不远处，便是呼吸不已的大海，一条白色的舢板搁浅在沙滩上。他潜伏在灌木丛中，从日落到现在，一直朝那片海滩观察着。他确信现在已是深夜，该到约定的时间了。看来那个答应帮助他的当地渔民没有告密并且招来警察，他从灌木丛中站起来，活动一下僵硬麻木的四肢，然后朝那片海滩走去。

他走得很警惕，像猫。

黄色的月亮钻进乌云中，夜突然黑得如他身上宽大的黑布衣裤。浓雾不断从脚下升起，连四周蛙虫的鸣叫声都是湿漉漉的。他身上的衣服早被浓雾湿透，粘乎乎地贴在身上使人想到这个国家的生活氛围。从衣着上看，他很像个当地渔民，可他那高大的身材在这个印支半岛国土狭长的热带国家里却显得十分扎眼。他身高一米八五，肩膀宽阔，四肢强健，浑身的肌肉似乎是用细钢丝拧成的，坚硬而有弹性。他三十岁左右，留平头，方型脸，脸上的表情坚毅而又阴郁。从走路的步态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行伍出身的军人，他肩挎一只沾满油污的行军背囊。尤京生闪身在一株棕榈树后，观察谛听片刻，木屋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丝灯光。他绕到后窗下，窗户开着，屋里比外面更加黑暗。

当尤京生推开一扇黑着的窗户，攀住窗台往屋里跳的时候，这一跳似乎就注定了他今后一生的命运。

这房间是指导员的办公室兼卧室，屋里有一支半自动步枪。

他偷枪的目的很单纯，为了猎熊。

有三头黑熊出现在黄豆地对面的山坡上，一头大熊和两头小熊，好像是熊妈妈领着两个熊孩子。一连几天它们从柞树林中钻出来，在山坡下转来转去的，但绝不越过谷底走进黄豆地里，并且对这边康拜因的轰响和知青们的喊叫声也不理不睬。这三头黑熊的出没，惹得尤京生和几个知青的心里发痒。

“哥们儿，吃过熊掌吗？”尤京生对几个知青说，“那可是国宴上招待外宾的东西。”

知青们就流着口水去试探连长，连长说：“熊是随便打的吗？这得请示师部。”连长没有请示师部，却进山联系冬天伐木的事去了。尤京生知道连长不想吃熊掌，他怕出事。尤京生就和几个知青商量偷着干，问题是猎熊不是抓兔子，光有刀叉棍棒不行，尤京生想到了指导员屋里的那支枪。没人敢发表意见，都知道这事非同小可。

“不就是一支枪吗？”尤京生说：“我父亲指挥过一个军！”

尤京生的父亲确实指挥过一个军，因此尤京生从小就有一种感觉，似乎一个军的轻重武器都归他调动。上小学时，他就偷过父亲的手枪，在课堂上摆弄走了火，子弹打进黑板里，把老师吓瘫在讲台上。警卫员的枪他也得机会就捞过来摆弄。父亲对他的爱枪似乎颇为欣赏，除那次手枪走火抽了他一顿皮带之外，平时看见只是虚张声势吼叫两声而已。所以他觉得偷支枪打熊没啥大不了的，可他忘记了，现在面对的不是他父亲，而是连队指导员。

指导员姓黄，河南人，身体瘦弱，颧骨高耸，牙齿排列缺乏弧度，呈扁平状，露在外面的部分像横排立正的士兵。指导员三十六岁，在尤京生眼里，这已是足够老奸巨滑的年纪。指导员办事严肃认真，重视细节，比如他从厕所捡出一团擦过屁

股的报纸，在全连大会上展示，报纸上印着一段语录和一个头像。指导员说要把手纸拿去化验，以便查出这个解大便的人。指导员发现尤京生和马小红相互注视时目光凄楚神情忧郁，指导员就找马小红谈话。指导员的老婆在河南老家，所以指导员有的是时间，可尤京生发现指导员找马小红谈话时很投入很温情。指导员不喜欢狗却喜欢猫，指导员养了一只大白猫，大白猫像副指导员一样跟在指导员后面，而且经常欺负农场的狗。后来大白猫被尤京生他们用脸盆煮熟吃了，指导员发现了猫的头盖骨，他流着泪说这不是一般的捕食而是谋杀，从此以后尤京生发现指导员注视自己的目光很阴沉。尤京生一直有一种想揍指导员一顿的冲动，要是他父亲还是军分区司令，他说不定就敢揍他。要是战争爆发了，他还想打他的黑枪。他想要是他父亲还当司令，指导员一定是个溜须拍马的势利小人。

尤京生买通了指导员身边的通讯员，也是个知青，平时跟尤京生关系不错。尤京生让他在给指导员收拾房间时，偷偷把指导员房间窗户上的插销都拨开，条件是猎到黑熊以后送他一副熊掌。通讯员说行。

说也凑巧，尤京生策划偷枪的第二天傍晚，指导员就到团部开会去了。指导员是挥着手同群众告别着走的，说是第二天也回不来。连长到林场联系冬天伐木的事也不在家。尤京生觉得机会难得，仿佛已站在了猎熊现场：众人呐喊着，原始初民般手执刀叉棍棒，围攻那头母熊。母熊咆哮着，立起身体朝前猛扑。人们慌了，扔掉兵器落荒而逃。

尤京生手持步枪岿然不动。

“砰——”他开火了，子弹从母熊大张着的嘴里打入，从脑后穿出。

只一枪就够了，可是他却连续射击着：“砰、砰、砰——”

他彻底过了一次枪瘾。

伙房的大锅里煮着熊肉，尤京生成了猎熊的英雄。他留下一副熊掌送给马小红，熊胆听说清心明目，他准备留给母亲，母亲眼睛不好。

连队熄灯以后，尤京生溜到指导员房间的窗户外面，轻轻一推，窗户果然推开了。他心里不觉掠过一丝幸灾乐祸的快感，心想如果把枪偷走不还回来，可够指导员喝一壶的。丢了枪，他这个指导员大概也当不成了。

尤京生看看四处无人，便无声地跳进指导员的房间，里面很黑，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凭着感觉，伸出双手朝前摸索，他知道那支枪总是靠在卷柜旁边。

他听见啪的一声，接着眼前一片雪亮。他发现指导员的房间里今天换了只大灯泡，指导员就站在门口，身后是那个出卖他的通讯员和几个基干民兵。卷柜旁靠着一根木方子，而他要偷的那支枪却拿在一个基干民兵手里。

不用看他就知道，他现在的模样是典型的坏蛋形象：弓着腰，缩着脖，双腿打弯，两手前伸，一脸的胆怯和惊慌。即使他不偷枪，就凭这副样子，也足够百分之百地给他定性为阶级敌人。

指导员露出扁平的一排牙齿说：“绑上！”

尤京生的罪名非同小可。指导员说打熊是不是个借口？真实目的是不是要过江去投靠社会帝国主义？而且他脑子里是不是装着他那个被批斗的军阀父亲提供的军事情报？指导员说以前连里很多悬案没有侦破，现在都到了真相大白的时候了。指导员说那只猫是不是他谋杀的？厕所那张报纸是不是他吃了猫肉之后擦的屁股？还有马小红的“情况”，马小红已经过期三天没来“情况”了，这事儿除了尤京生还有谁应该负责？指导员

说完一串“是不是”之后让大家发言。尤京生想，现在要是有一支枪他就先把指导员崩了，然后自杀。

他被关在一间黑屋里写交待材料，窗户上横七竖八地钉着板条。尤京生知道这辈子完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又迟迟不来，现在唯一能证明自己的办法就是哪儿有枪声就往哪儿跑，打不了修正主义就去打帝国主义吧。一天夜里他谎称肚子疼，骗开房门，一椅子腿抡倒那个背枪的民兵，这样一来他再跑不掉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他犹豫了一下，没去捡那支枪，趁着夜色狂奔而去。

连队很快就发现他畏罪潜逃，而且动员全连人马出来追捕，通缉令几乎传遍所有边境连队，那几天边境形势突然变得很紧张。但是他们的判断错误使尤京生得以顺利逃亡。他没有往东跑过江去投靠社会帝国主义，而是往南跑，并且爬上一列运煤的火车一直往南、往南，他知道只有这一条路能洗刷他的罪名，证明他的忠诚……

尤京生站在木屋外，双手撑住窗框，纵身一跃，便轻捷而无声地跳进了黑屋中。这一跳似乎跳过了十年的岁月，十年前他为了证明什么而逃进这个国家，而十年后他为了活命又逃离这个国家，他为什么总是逃？

他跳进了黑屋中。

“喂，有人吗？”他悄声而警惕地问。

周围漆黑一团，他想起了指导员的那个黑房间。

他的眼睛早已习惯了黑暗，他看见这是一间典型的当地渔民的住屋，几件用竹子和木板做的家具极其简陋，床上铺着竹席，蚊帐破蛛网似的挂在床头。

屋里没人，床上也没人，尤京生略一思索，便轻轻推开吱

呀作响的木板门，朝海滩走去。

潮水不倦地冲刷着海滩，涌上来，又退回去，再涌上来，像进攻部队的散兵线在发动攻击。海风送来大海腥咸的气息，在海水和沙滩的衔接处，隐约泛出一道磷光。那条白色的小舢板就横卧在这道磷光中，船底在潮水的拍击下发出汩汩的声响。

尤京生走到舢板前，看见那个渔民正蜷缩在舢板中，嘴微张着，喉管中发出尖细的鼾声。

“喂！”尤京生用脚踢一下舢板，他没穿鞋，脚趾头在舢板上碰得很疼。

睡着的人一骨碌从舢板中跳起来，吃惊地望着他。

这人身材瘦小，动作机敏，像只穿着肥大衣裤的猴子。

“你发什么愣？”尤京生说，“我来了。”

“几点钟了？”那人打个呵欠，仰面望望天空。黄色的月亮又从乌云中钻出来，像张密探的脸在窥视。“钱带了吗？”他问尤京生。

尤京生从行军背囊中掏出来一卷湿漉漉的美元，扔到那人怀里。

瘦猴子迅速抓住钞票，瞪大眼睛在夜色中点着，不时举着一张在月光下看。

“你看什么？没有假的。”尤京生不耐烦。

“不够！”那人瞪起眼睛说。

“我只有这么多了。”尤京生敞开行军背囊的口让他看，背囊里除了两件换洗衣服和几件日常生活用品外，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

“那可不行，事先讲好了的……”瘦猴子上下打量着尤京生，仿佛在掂量他值多少钱。

尤京生想发火，他想对那人吼叫：我他妈的为你的国家打

了十年仗，流了十年血，你的国家给了我什么？我现在一无所有了，还得花钱买条生路。可他忍住了，他现在是个逃犯，再说他流不流血跟这个人似乎毫不相干，也许他会惊讶地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了吗？看来一部分人轰轰烈烈所干的事情，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似乎毫无意义，人只关心属于自己的生活。但尤京生心中还是充满怨气，他伸出手去，一把抓住那人的细脖子，把他提了起来。那人吱吱叫着，两条短腿在空中乱蹬。

尤京生将那人提出舢板，扔在沙地上，然后将肩挎的行军背囊抛进舢板中。他抬起舢板的一头，朝海水中推送。当舢板漂浮在海水中时，他趟着海水跳上了舢板。

“嘿嘿，大个子，你划吧，你找不到那条船！”瘦猴子站在沙地上狡黠地笑着说。

“你上来！”尤京生站在摇晃的舢板上说。

“钱不够，你不讲信用！”那人执拗地站在沙地上不动。

“你他妈的给我上来！”尤京生厉声说。

那人哼一声，转身就朝木屋走。

尤京生趟着海水上了岸，从身后撵上去，一把将他抓住。

“你想干啥？”那人挣扎着，语气很强硬。

“帮个忙吧，朋友。”尤京生说。

“你掐了我的脖子！”渔民说。

“你也掐我，咱们一报还一报！”尤京生抓着那人不放，并矮下身子，将脖子朝他伸过去。

那人望望尤京生，嘴里忿忿地嘟哝着什么，被尤京生拉着朝舢板走回去。

舢板无声地驶离了海滩。

② 混血姑娘

欣蜷缩在渔船底舱的角落里，可她的身高和肤色在挤满人的舱室中仍然十分惹眼。欣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她坐在那里尽量收紧自己的身体，以期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欣有着黑人的肤色和东方女人的面孔，她的五官轮廓清晰而标致，微隆的颧骨，浑圆的下颌，宽阔而微微翘起的嘴唇。她的一双眼睛黑白分明而且充满野性，披散的长发更增添了这种野性的感觉。乌黑的发丝遮住了半张脸，欣透过凌乱的发丝窥视着船舱里的人，这些身材矮小的男人和奇形怪状的女人，还有骨瘦如柴的老人和吱哇乱叫的孩子，所有这些人的脸上都带着胆怯和惊惶的神情，像挤成一堆的老鼠。欣感觉仿佛有把大扫帚当街一扫，就把这些素不相干的人扫进了这间低矮昏暗，令人窒息的破船舱里。

欣也成了这些人中的一个，在凶险莫测的旅途中她一个伴儿也没有，她感到极度的陌生和孤独。

当欣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肤色和周围的孩子不一样时，她就拼命地洗脸，希望水能使自己褪色。可是不行，黑颜色不是染上的，是从自己的皮肤里面透出来的。她绝望了，她开始仇恨那个使她变成这种颜色的黑鬼父亲，虽然她从来也没有见过他。

“欣，你有美国人的血统，你不想找到那个该死的父亲吗？”

一个常到家里来的白皮肤的美军上尉这样对欣说。欣知道他是附近一个美军基地的佩尔斯。美军基地的上空不分昼夜地响彻着喷气飞机震耳欲聋的啸叫。

“我父亲，他在哪儿？”欣仰脸望着佩尔斯。佩尔斯嘴里永远嚼着一块胶姆糖，欣感觉这块胶姆糖已被他咀嚼了几十年。